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哲学治疗的可能性

——重新发现叔本华与尼采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THERAPY:
A Rethink of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尚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哲学治疗的可能性

——重新发现叔本华与尼采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THERAPY:
A Rethink of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尚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治疗的可能性：重新发现叔本华与尼采 / 尚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203-3207-1

I. ①哲… II. ①尚… III. ①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 —哲学思想—研究②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1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81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2
字 数 568 千字
定 价 1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序言 关于哲学治疗	(1)
-----------------	-------

上卷 叔本华

第一章 究竟是意志还是任意性	(75)
第二章 美感	(103)
一 无我之境	(103)
二 艺术—哲学天才	(114)
三 内心的情调：优美与壮美	(127)
四 人之美	(141)
第三章 生活的智慧	(152)
一 以艺术的方式活着	(152)
二 莫将别人眼中的我等同于我	(163)
第四章 新第欧根尼	(175)
一 缘起	(175)
二 我与自己的关系	(184)
三 我与我的时间	(193)
第五章 人与文	(198)
一 阅读与思考	(198)
二 世界就是我的图像	(201)
三 作者与风格问题	(210)
四 为自己而思考的文人与书面语	(222)
第六章 空虚的哲学	(243)

- 一 空虚感的价值 (243)
- 二 “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 (251)

下卷 尼采

- 第一章 孤寂存在的可能性 (269)
 - 一 近代启蒙的一个思想陷阱 (269)
 - 二 饥渴中蘸着自己的鲜血写哲学 (279)
- 第二章 快乐而抽象的心理冲动 (305)
 - 一 有趣的深刻性 (305)
 - 二 严肃的思想游戏 (319)
 - 三 “实践哲学”新解：独自一人时的心事 (335)
 - 四 当你写出“我很孤独”时，你就不再孤独了 (351)
- 第三章 心灵感应与语言的“炼金术” (365)
 - 一 通灵者的生命 (365)
 - 二 “笑起来”的哲学艺术 (379)
 - 三 “爱智慧”的真谛：尼采发现了“无意识” (386)
 - 四 感情是一种病：尼采的“自由增补式逻辑” (393)
 - 五 应和关系：知道/不知道，以及好意思/不好意思 (401)
- 第四章 尼采是 20 世纪新启蒙运动的开创者 (409)
 - 一 “确定性的丧失”与“唤醒绝对的差异性” (409)
 - 二 尼采的鉴赏力：一切感觉能诞生一切感觉 (418)
 - 三 存在的荒诞性：怀疑以“社会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 (428)
- 第五章 成为我自己 (440)
 - 一 “太人性的”——这就是尼采的宗教感 (440)
 - 二 叔本华的灵魂如何以另一种方式活在尼采的思想之中 (447)
 - 三 尼采：“我”不是一个有国籍的人 (458)
 - 四 “缘遇”与去标签化的思想运动 (468)
 - 五 “我”的教养：与自己搏斗并且认真地去“制造一个错误” (481)
 - 六 不合时宜的“超人”与生活在异域的“原始人” (490)

第六章 拂晓：道德的黎明	(498)
一 “破晓”的“地下人”：以绝对差异的方式去“爱智慧” ...	(498)
二 荒谬感与道德	(520)
三 “去经历，就是去发明”	(531)
主要参考书目	(542)

序言 关于哲学治疗

我所谓哲学治疗，针对的是“我”自己的灵魂，因此，本书中出现最多的“实词”，除了“是”，大概就是“我”了。但是书里的“我”并不是指我本人，而是指一切人（只要是人）。每个人都自称“我”，因此，我是多种多样的、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一的，如此等等。总之，凡是人身上所具有的一切品质，无论是古代的、当今的、将来的、中国人的、外国人的，我都可能具有，当然，前提是只要我能想到。

内心生活，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不知道别人，但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和卢梭一样，在人面前，有些不知所措，说话任性而不得体。笔下的卢梭，才算真正的卢梭，我知道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于是，孤寂是我和卢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真实感受就是我的判断。我感到我存在，我既是判断者又是当事人，这怎么会错呢？“我思，故我在。”但很少有人把笛卡儿这句伟大的话朝我现在正在想到的方向想，我想说当我说“我感到我存在”的时候，我是彻底孤独的。孤独是人人都无法逃脱的“心理疾病”，但是难道不可以享受这种“心理疾病”吗？我没有体验外部世界的生活，但是难道我不是正在体验“没有体验外部世界的生活”的生活吗？只要乐观和愿意，满怀兴致地期待新的一天，我就能感受到独有的幸福。在孤独面前，就像在死亡前面一样，人人平等。我不知道别人，但我知道在我这里，活出我自己，就是活出我自己的孤独。怎么活出来呢？我把它写出来。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一想到自己，总会有一种凄凉感，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都是如此。怎么办呢？去消遣。当人沉浸于自己所喜欢的事情时，就不会感到孤寂无聊了。我总记着帕斯卡尔这句话，甚至当成自己的座右铭，我的意思是说消遣甚至比思想本身更重要、比“正确”或“无

私”更重要。比如，你明明知道某个人很坏，或者这是个愚蠢和不争气的人，那么你完全可以用欣赏而不是绝望的眼光，满怀惬意地看着他到底能坏到什么程度、愚蠢到什么程度（这叫作精神能量在性质上默默而快乐的变形与转化），要滋润自己这样的能力：乐观豁达，不生气，就是不生气。当你该生气而不生气的时候，你周围会有某些熟人因为你 not 生气而生气，但这与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是的，你可能因此会失去某些“朋友”，但倘若失去了，你应该理解为这些人从来就不曾是你的真朋友，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你的真情实意，那就是你心底里的热情与才华。

由于每个人的具体天性不同，从而会有无数的消遣方式。我的消遣方式是精神的、形而上的，我写出自己的孤独。我惊奇地发现，书写使我不再孤独，写作是十分有效的心理治疗手段。但是，与其说我就是我自己的心理医生，不如说我在对自己进行哲学治疗，我在我自己身上做实验，这个实验不需要打针吃药，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本能的冥想如实记录下来。我让想与写同时发生，尽量避免人们早已习惯了的先想后写。当然，想与写的绝对同时性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把它之间的距离缩小到几乎为零。这个零很像是遥远的地平线——无限，从那里冒出来的不仅是美、更是真实，因为来不及编造，就像恐怖袭击突然来临的时刻，即刻反应最能考验或检验一个人的内心素质。当我把写作当成最好的精神消遣并试图以如此的方式化解孤寂无聊感时，我的精神处于矛盾状态：“我”成为这本书的关键词，它一再出现，但是它绝对不是我本人，它只是我想象出来的，就像卢梭创造出一个原本不存在的“爱弥儿”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愉快的，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淌，我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活出了我自己。我是当事人，因为我只写我的真实感受。“我思故我在”的另一个不容易被人想到的意思是，感受和判断其实是一回事。

那么，我在本书中不时会提到的奥古斯丁、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克尔恺郭尔、洛特雷阿蒙、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或者直到勒·克莱齐奥^①，对于我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时地寄生在他

^① 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法国作家，出生于1940年，20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勒·克莱齐奥为 Author of new departures, poetic adventure and sensual ecstasy, explorer of a humanity beyond and below the reigning civilization。（一位标志文学新开端的作家，一位书写诗歌历险、感官迷醉的作者，在主导文明之外和之下的人性探索者）

们身上。人类一切曾经有的伟大智慧，只要引起我的共鸣，都对我有深深的诱惑力，只要它们不妨碍我活出我自己、只要它们能让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活在永远绵延着的当下，只要它们是美的。它们越美，就越会使我产生对它们动手动脚的冲动。我来不及考虑应不应该的问题，因为我之所以有如此的举止或句子，漂亮本身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命令我或者教会我应该写什么或者怎么写，就像我对什么样的漂亮有更强烈的反应是天生的，我不是随意乱写的，但我选择句子的时候，并不会太在乎是否能从前面的句子中推论出来，甚至也不会有清晰明确的动机，我只是出于朦胧而清晰的抽象冲动，仿佛暗中获得了某种启示，但是在前一秒钟，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句子和美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互相矛盾？是的，就像卢梭既撒谎又真诚，这两种情形都是真的！违反形式逻辑？难道人在激情的时刻会遵循逻辑吗？不会，怎么快乐就怎么来，思考反而成为快乐的障碍。但吊诡的是，思考同时又是快乐的发动机——这就是哲学治疗与心理医生的根本区别，尼采当然比弗洛伊德更加高明，因为弗洛伊德的唯一目的，是让病人解除精神压力乃至治愈精神抑郁，而尼采则说，这大可不必，抑郁和孤独一样根本是无药可医的。是的，弗洛伊德自己也抑郁。尼采的思考所给出的方案是：不必治，让坏事坏到底，等待事情最糟糕的结果出现，看它到底能糟糕到什么程度！并不能从“什么都不在乎”推导出“什么都可以做”，就像不能从“如果上帝不存在”推导出“什么都可以做”一样。因为人不同于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条狗，人有自己的世界。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不做人的事，那就把自己等同于石头、植物或动物了——人之所以不是它们，在于人会思考。人绝对不是只有学了哲学之后才会思考的，思考是人身上天然潜伏着的能力。所谓思考，最通俗的说法是：人在做某件事情的同时，有能力知道自己正在做这件事。普通人只是在做事情并从做事情本身的成败中获得快乐或苦恼，而哲人则能超越做事本身，返回在俗人看来是“没用的”心灵或者灵魂。因此，思考又分两种：在世俗的或表象的世界里，思考大致等同于某种计算或者算计，它们可以从实际效果中度量成败；活跃在心灵中的思考，才是哲学家的事情，属于哲学治疗的范围，它们属于神秘的本体世界。

哲学治疗师与心理医生的区别，恰恰在于对本体世界的态度。事实上，心理医生只停留在现象世界而没有接触到本体世界，因为即使在面对

深层次的原样心理事实（无意识，如生理学意义上的做梦）时、在面对抑郁强迫心理时，心理医生治疗的前提是：只要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就可以缓解乃至治愈，而其常用的传统方法即所谓谈心里话，认为只要把内心的秘密或者隐私吐露出来，就会逐渐放松乃至在心理医生的心理引导和药物的配合下，获得痊愈。但哲学治疗师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所谓“治愈”只是一种自欺而已。终极问题是无法消解掉的。例如，只要是人就都怕死，对于这个怕或者恐惧，无法治也不必治，因为要是人世间消除了恐惧，人的幸福也就随之不存在了。这里不是说死是一种幸福（就像人们觉得晚期癌症患者离世是一种解脱），而是说恐惧本身就已经蕴含着痛快的因素（想想各种极限运动以及人们甚至喜欢观看恐怖场面），这并不指那些曾经嫉恨你的人或许会有的心绪，而是一种微笑的态度。是的，因为“我在，死就不在；死在，我就不在了，何忧之有？”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最早说出这句话，也许心理医生会对自己的病人重复这句话，但此时他只是在引用这位哲学家。如果不借助于哲学智慧，单纯从作为一门专业的“精神分析”或者“心理医生”之中，是无法产生这句话的。因此，这句话是灵魂在升华，属于“形而上学”。与心理医生比较，哲学治疗师更超脱、更有勇气、更孤独或更耐得住寂寞、更有信念（自由意志）。

上述伊壁鸠鲁的名言本身，可以说是哲学治疗的经典示范，它不同于基督教牧师的临终祷告、更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哲学治疗师不同于牧师之处在于，我们已经事先知道牧师祷告的内容，某句话说得再好，但是没完没了的重复，灵魂就失去了某种新鲜感，从而大大降低了祷告的安魂作用，而哲学治疗的妙处在于，总是对人的灵魂形成变化莫测的刺激，哲学治疗从来没有想解决什么问题，只是想让人享受某个问题；哲学治疗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说出点什么（因为在俗人眼里那都是一些没用的话语），却说得滔滔不绝、有滋有味。哲学治疗和你一起思考，而这些思考与上哲学课不同，是在我与你之间不知不觉发生的。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思考可能是思考的原样、原样的思考。换句话说，与牧师祷告相比，哲学治疗不但更深刻、也更有意思。趣味或者心灵的消遣，可能是哲学研究中一个被严重忽略了的方向。哲学治疗师不同于算命或风水先生，很简单，哲学治疗从来不预测命运，而居住环境的优雅与高质量的精神生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哲学治疗”的情形一向都存在着，例如在奥古斯丁和卢梭的作品中。是的，两本来自不同时代的《忏悔录》。“忏悔”本来是个宗教字眼，是针对灵魂的，但如果冲破了教会教条的束缚。去对活生生的灵魂进行极其残酷的思考，就会出现类似宗教所谓的“转宗”现象。两本《忏悔录》中的“忏悔”不同于上述的牧师祷告，而属于具有哲学性质的思考，它起着自我哲学治疗的作用。这种治疗从动笔写书的那一刻开始，以写作完成终了。卢梭终于畅快了，因为他真诚而详细地坦白了自己在何时何处何情景下说了谎话，卸下了精神压力。是的，放松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卢梭的作品通俗易懂，那他肯定没有读懂卢梭。卢梭作品的难懂之处，在于他是在用心灵讲道理而不是用所谓的逻辑，而他的心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这种独一无二性可以用在每个人身上，但由于每个人的天赋不同，精神显露的差异极大。心是独特的，而只要使用语言，话语的特征总是“一般”，因此言不由衷是无法避免的，与故意说谎无关。卢梭凭着敏锐的直觉去洞察几乎一切理性的道理。他的作品所吐露的，是他的天性，并没有刻意讨好读者的意思，但奇妙之处恰恰在于，他在吐露自己天性的过程中，无意中揭示了人类普遍具有的某种天性。这不属于发明而属于发现，因为人原本就有却不自知。心是流畅的而语言是僵死的，怎么办呢？那就让语言也流畅起来，词语在快速地跳跃，与其说这里涉及弗洛伊德所讨论的问题，不如说涉及的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属于哲学治疗而不是心理医生的治疗。语言一旦真的顺从心灵、语言一旦真的以快速跳跃的方式流淌，古老的逻各斯本身，就有被颠覆的危险。蹊跷的是，语言一旦顺从卢梭那颗极其敏感独特的心灵，就形成这样一道风景：它的字面意思和卢梭真正想说的意思不一致。也就是说，表面上通俗易懂，实际上极其艰晦。这种复杂来自于卢梭的心在暗处，而语言在明处，例如《爱弥儿》的首句“好的东西都出自造物主之手，然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①字面上说得是“一到了人的手里”，实际上卢梭本意是想说“一到了社会手里”，这在《爱弥儿》全书的意思中是很明显的，人意味着社会人。这诚然不错，但是人还意味着很多“别的”，因此用社会性代替人性（或人的

① [法] 让·雅克·卢梭著：《爱弥儿》，李士章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本质)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就在于它用概念取代了心灵,而心灵和意志、自由、直觉、无意识等词语一样,其含义的无限丰富性使其不同于僵死的概念,因为这些词语的疆界是开放的、归属关系游离不定,具有不可定义性。也就是说,人性是一个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永远处于游离之中。

这种游离性,是哲学治疗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它消解以逻辑思维为中心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总是事先假定了某种东西的“存在”,然后就这种东西是什么展开问答与争论。也就是说,以往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就是以这种方式去解释世界。但是,哲学家们忘了真正重要和真实的“东西”,也就是“存在”究竟是怎么登场亮相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家们以为自己一直在关注现象背后的本质,却不知他们所关注的所谓本质,其实属于现成的表象世界,而不是自在之物。为什么呢?当弗洛伊德将无意识^①(无意识就是人的自在之物)上升到哲学高度时,他是哲学治疗师而不仅是心理医生:“弗洛伊德是对的:大脑里必然有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储藏室,待在意识之外,却一直保持警觉,随时准备接受征召,开拔到清醒时的思考舞台上。”^②这个“错综复杂的思想储藏室”含有无限的模糊而不确定的精神因素,其中哪种不确定的因素终于以断定性(即判断)的形式登场,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与哲学家实际的思想过程、科学家实际的发明创造过程、作家的实际写作过程、甚至演说家的演讲过程,是一致的或者相似的:也就是即兴性与朦胧的前瞻性之混合,所有的时间因素都浓缩在当下。当下厚重而复杂无比。所谓绵延即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

① “无意识”也属于发现而不属于发明,因为它原本就在人性之中,而人早就在时刻无意识地释放自己的精神——身体能量,但在相当长的人类文明时期,无意识是被精神文明压抑的对象。卢梭的天性及其精神创造,与无意识现象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康德关于意识自主性的讨论也涉及无意识联想或者创造性想象的作用,但卢梭和康德都没有使用“无意识”这个说法,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也忽略了“无意识”现象,因此称他们属于“观念论”并不冤枉他们。真正开始突破的是叔本华和尼采,他俩使“自由意志”这个古已有之的词语走上代替“观念”或“概念”的不归之路,可以说没有他俩的“自由意志”,就没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自由意志与无意识之间,有直系血缘关系,可以相互揭示其内涵,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提到叔本华与尼采,我觉得弗洛伊德是故意的。

② [美]欧文·亚隆著:《当尼采哭泣》,侯维之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现在，这也就是上述所谓游离性，这当然同时也是创造过程，因此艺术也有份，它创造出不曾有过的精神连线。例如，把“玩”或者“消遣”与“信仰”连接起来，就有了“玩是一种信仰”，这是反辩证法的，也是反康德的，因为从此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对称性”或者“对立统一性”成了历史文物，“是”与“非”不再对称，由某词语或概念能引起怎样的联想，可能是任意的、自由的。

有个事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些似乎绝不相干的历史人物，都声称从卢梭那里获得了灵感，如康德和萨德，这是真的。奥秘或焦点在哪里呢？我琢磨“焦点”这个词突然就明白了，焦点者，十字路口也，焦虑时刻朦朦胧胧围绕着某种精神气氛。精神在十字路口迷失了，此刻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选择，只是选择而已，即兴的选择、凭着感觉走，一切所谓的道理或神圣的光环或臭名昭著，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即夸大其词，实际的情形并没有那般好，也没有那么坏，所有这些都是一切人自身已经具有的人性之一部分。但这个所谓“已经具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洞、无底深渊。也就是说，我并不了解我自己的潜力，我将能想到或者做出什么，是我自己和别人都无法预判的，那可能令我自己和他人都目瞪口呆。因此，在叔本华批评康德的地方，我却觉得是康德哲学的优点。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始终在纠缠直观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而又始终没有说清楚。^①没有说清楚，这就对了，因为这本书康德写得太快，其难解主要在于书中串联起来的大大小的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无数康德专家们基本上是白费力气了，因为就像卢梭一样，康德也“一边吃着碗里的，一边看着锅里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他说直观时总是联想到抽象思维，反之亦然。但康德并没有自主地意识到自己的混淆，他反而极力试图澄清直观与抽象思维的界限、在时间上和含义上把两者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可以把他的“直观”理解为思维，如果有人抗议这样的理解，那就把他的“思维”理解为直观。这是误解，是的。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有两个东西，

^① “是的，康德从没在哪儿——而这就是主要的一点——从没有明确地区分过直观的和抽象的认识；并且，如我们此后就将看到的，他正是由此而被裹入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之中去了。”参见〔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7页。

一个叫直观，另一个叫思维，然后康德生硬地把两者撮合到一起，而是说直观直接就是思维，思维直接就是直观，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这不是康德书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这个误解所强调的是“同时发生”，一个概念的真相，存在于看似与其不同的另一个概念那里，就像人的真相是在自身所不是的地方，这并不是说人的真理在于非人，而是说关于什么是人，人已经说得够多了，但还远远不够，人的真相尚在还没有被说到的X。X意味着游离状态即人已经在时间之中了。X还意味着精神总处于十字路口状态，这就能理解为什么萨德也崇拜卢梭，这是真的，但倘若卢梭知道萨德的德行会暴怒。只要卢梭的作品一出版，其命运就由不得卢梭自己了，萨德从卢梭作品中读出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拜及其在这个基础上联想到的一切（卢梭说是“替补性”，而德里达称之为“危险的增补性”），这得归咎于卢梭自己的文字，他在《忏悔录》中描述他亲吻华伦夫人走过的地板和碰过的窗帘。重要的并不在于卢梭是否真的曾经有过类似的举止，而在于他通过自由想象创造出一种新的感情，人爱恋那些不在场的东西而对已经拥有的东西却往往感到麻木、无动于衷。表面上是为了拥有，其实是为了爱而爱、为了热情而热情、为了欲望而有欲望。

由此可知，哲学治疗与自由想象有密切关系。自由想象能任凭天性在自主意识和无意识之中变换任意的幻象。这与治疗有什么关系呢？这为什么属于哲学治疗而不仅是心理医生的治疗呢？就在于不可以究其一点而不计其余，不可以把某一瞬间的判断永恒化，使之代替其他无数瞬间的判断。通俗地说，这可以使人在面对任何焦虑乃至令人绝望的情景之下可以“想通一点儿”。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想通。想通不是透明透亮的意思，而类似某种注意力转移的情形，仿佛在内心最黑暗处自发地透出亮光。这是纯粹形而上的情景，它叫哲学治疗而不叫心理治疗。这情景直接就是创造性的精神，因此也可以称为艺术（思考的艺术），如果从语言角度称呼这种艺术，那就是诗。它是一种需要重新界定的诗，我称为“哲学诗”。哲学诗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诗”有性质上的差异，就像虽然都是“治疗”，但哲学治疗不同于心理治疗一样。哲学诗是不同思想形象（思想情景，不完全同于古代中国文人所谓意象）之间的转换与连接，不同于演绎推理，也不同于回到词语本身（音韵、节奏、平仄）或事情本身（景物或人物行为事件的描写等）的传统诗歌。哲学诗是思

想情景创造性的自然而然，是无意识在酝酿游离跃跃欲试的过程中无法自控突然“开拔到清醒时的思考舞台上”，其中存在着逻辑与推论，无意识的逻辑也是逻辑，这并不是否认形式逻辑的作用，而是表明不只有一种性质的逻辑。无意识的逻辑中所谓“是”，往往作为暗示性的过渡，含有类比隐喻等，并不连接起两个具有符合形式逻辑同一律（传统哲学往往称为“同一性”）的因素。或者可以这样说，哲学演变为哲学诗，而哲学诗本身就已经是哲学。从此可以用哲学诗的方式写哲学，这是一种新的哲学可能性。我这里说的是“一种”而不是“唯一”，因为就像不只有一种逻辑一样，也不只有一种哲学。尼采式（在这里“式”的意思，是说虽然可能不是尼采的原话，但尼采具有源源不断地做出类似判断的可能性）的文字是哲学诗的典型，例如这样的表达：“希望是最大的祸害、真理是我们生存不可或缺的一种错误、真理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深信不疑、死亡的最终报酬是不会再死一次！”^①“为有勇气去体验黑暗的情绪而感到骄傲。”^②洛特雷阿蒙的诗句“忧郁得像宇宙，美丽得像自杀”、魏尔兰的诗句“没有爱也没有恨，我的内心充满悲伤”。哲学诗的突出特点是充满有血有肉的绝不僵死的概念——其中没有任何概念的意思是现成的或者说概念的意思总在路途中，绝不会处于已经完成状态。随之而来的哲学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其抽象、朦胧性，因为概念本身就是抽象的，即使是有血有肉的概念。偏离哲学了吗？没有，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深刻而有情调的显露（不是论证）康德曾经反复描述过的直观与思维之间的悖谬关系。哲学不止一种思想风景。康德没有像胡塞尔那样明确提出“理性直观”，康德是对的，因为直观总要和某种形象或情景联系起来，纯粹的被磨平了的“形象”不可以再被称作形象而是纯粹的范畴（如“因果必然性”）。^③但是，纯粹的范畴是纯粹的黑洞。我的意思是说，范畴必须通过直观显露自身的存在，这相当于陈述或者描述过程中所使用的“就像”“好像”之

① 参见〔美〕欧文·亚隆《当尼采哭泣》，侯维之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一书中，曾经批评西方传统哲学像是一幅“白色的神话”。在这里，德里达所谓“白色的”，就像是把硬币上的人头像磨平了，看不出硬币原来的样子，硬币变成了概念的平面，从此一无所有。

类，所谓举例子，就是展示某形象或情景，这已经是直观。没有直观，范畴本身确实就是空的。这里的空或空无内容指缺乏形象或情景，而不是指句子的含义，因为句子的含义仍旧在语言之内，而直观的意思是想超出语言、超越可说的范围。因此，直观暗示着与语言冲突的无意识（可以从无意识角度扩展或“误解”康德的直观），在这方面我宁肯站在德里达一边（而不是拉康），因为德里达认为无意识的情景（如梦境）更接近行为动作而不是话语。语言自身不是行为动作，而是静态的、解释性的、受制于一般性。当然，语言可以朝着行为动作方面努力，这是语言试图突破自身界限的努力，如直接导致肢体语言（或者由身体行为导致）的那些类似原始语言的语言（激情的语言，类似喊叫）、原始文字（如象形文字）。但是在抽象思维能力的意义上，胡塞尔的“理性直观”也是对的，尽管它就像“木制的铁”一样悖谬，就像数学上“0”这个符号同时意味又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强调哲学的“诗性”？因为着眼点不再是注释某种已有的思想，而是去创造思想，发现乃至发明不曾被揭示的精神连线。“因果必然性”或者“充足理由律”连同三段论一起过时了、被超越了。哲学治疗本身显露出悖谬的特征，它本应起着安抚灵魂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却像是某种梦呓或精神的病态，这是由于它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有答案，例如如何化解绝望？要区别“解决方案”与“答案”，前者是实验或尝试错误，而后者通常是“正确”的同义词。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精神怎么都行但又不是胡来，因为人性凭着直觉能判断出怎么都行的精神中有深刻与肤浅之别，而这又是悖谬的：正常的精神往往是肤浅的、自欺的，而深刻的精神却是残酷的，甚至是精神的病态，人们通常不愿意朝这个方向想，总想逃避，不愿意把坏事想到底，不敢直面最糟糕的情况。尼采就像那个能彻底忍受尴尬的人，而普通人受不了尴尬的折磨，总忍不住想打破尴尬。彬彬有礼，就是说，不敢直面野蛮的尴尬。

哲学治疗为幻觉恢复名誉，福柯曾经调侃是否可以不吸毒而获得毒品的力量。哲学治疗不是毒品，但幻觉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其安慰心灵的作用已经被普遍认可。用语言表述，所谓幻觉，就是把明明在场的某某不当成某某而当成任意别的。这里的“当成”相当于文学艺术上的移情、隐喻、唤醒，等等。例如，尼采式的幻觉可以把他的偏头疼当成诞生自己新